

台灣可能是上古時代中國人面岩畫的起源地

何顯榮/台灣古文明研究室主持人 2001年9月

第一節 中國文化學術四大系列的原始器物

中國的文化學術界發現四大系列的原始器物：

一、刻字甲骨片(甲骨文)：最初是刻字甲骨片，自一八九九年發現後，到本世紀二十年的殷墟發掘，達到高潮，至今已發現約十六萬片甲骨，對它的研究，完全更新了當時民族的文化觀、歷史觀，乃至文字觀。

二、商周青銅器：自宋代就開始研究，歸在金石學之中，到清朝出現集大成者。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後，商周青銅器被大量發掘出來，數達幾萬件，成為一門獨立學科，開始結合著歷史、宗教、制度、藝術等展開綜合研究。

三、新石器時代陶器：據估計至今已發現十多萬件彩陶器，僅青海柳灣的一個遺址，就出土了完整彩陶器達一萬七千多個。其他灰陶，黑陶、幾何印紋硬陶等更多得無以計其數。考古學家們對史前陶器的研究，復原了史前中國各地區域性文化的分佈範圍和各種文化的流變過程，以及年代順序，形成了對中國史前歷史的系統認識。

四、古代岩畫：前三者的研究已有相當的成果，後者是近年來的發現。經過近十多年來的搜尋，至今已在中國境內發現了十多萬幅古代岩畫。據目前的研究，岩畫比彩陶、青銅、甲骨文等出現的年代都早，分佈的區域更廣，流傳的時間也更長，自然其內涵更加豐富。它是史前文化傳播、宗教發生、藝術起源、文字形成等研究中極珍貴的一個新的獨立學科——岩畫學。

所謂「岩畫」，是在岩石上雕刻凹槽或凸槽，一般多為凹槽，凸槽較為罕見；在雕刻成痕後，有的會再加以填入色彩，成為一個賦有主題的圖畫。因為岩畫是在岩石上雕刻而成是，因此，又稱為「岩雕」，但是與單純的「壁畫」不同。古代流傳下來的壁畫，尤其是在山洞中的壁畫，僅在岩壁上塗抹色彩形成繪畫，有的在年代久遠之後就退色而消失了，但是岩畫雖然刻槽上的色彩消失，仍然會留下雕刻的圖形，可以長久保存下來，因此岩畫的歷史可以比壁畫更長遠，其價值更具有歷史意義。

第二節 《山海經》記載古代人面岩畫的紀錄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山海經》是一部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品，自古號稱奇書。包含著關於中國古代地理、歷史、神話、民族、動物、植物、礦產、醫藥、宗教等多方面的內容，保存著豐富的資料，是研究上古社會的重要文獻，它所記載的內容非常豐富。如《山海經》云：「蓬萊山在東海中，島上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其物禽獸盡白，宮闕以黃金銀作成。」因此，有海外三仙山之一的「蓬萊仙島」，所言「蓬萊山島上仙人」就是台灣的先人。但是，有很多

敘述不為後世讀者所理解，也很難歸類。有人把它視為神話，有人把它視為地理書，有人說它是最早的小說，也有人說它是「古之巫書」，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常被斥為恢怪不經，連司馬遷也歎云：「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山海經》的內容有關動物的部分相當多，大部分就是記載著各地的圖騰(totem)，其中就有許多「人面」的動物。「人面」若雕刻在岩石上就成為近代研究的一個主題——「人面岩畫」。因此人面岩畫早在中國夏禹時代(約四千年前)的《山海經》古籍中就有文字記載，後來在北魏時期與《山海經》地理上有相似記載的古籍——《水經注》，更有明確的記載著人面岩畫，但是後人未予重視。

根據世界古代文明的研究者，經常在古文明的遺址中，發現許多「圖騰」，表示當地的共同記號，就像今日世界各國的國旗，各色各樣。古代因交通不便，各封閉的小區域有各自的圖騰，這些圖騰部分就成為《山海經》的資料。台灣原住民凱達格蘭族的「圖騰」就是代表頭戴有五支天線的「雷公之子」；下圖的木刻「圖騰」現存於國立台灣博物館，岩畫是存在台北七星山金字塔旁的高處岩石。



台灣凱達格蘭族的圖騰 — 雷公之子(左)、木刻(中)、岩畫(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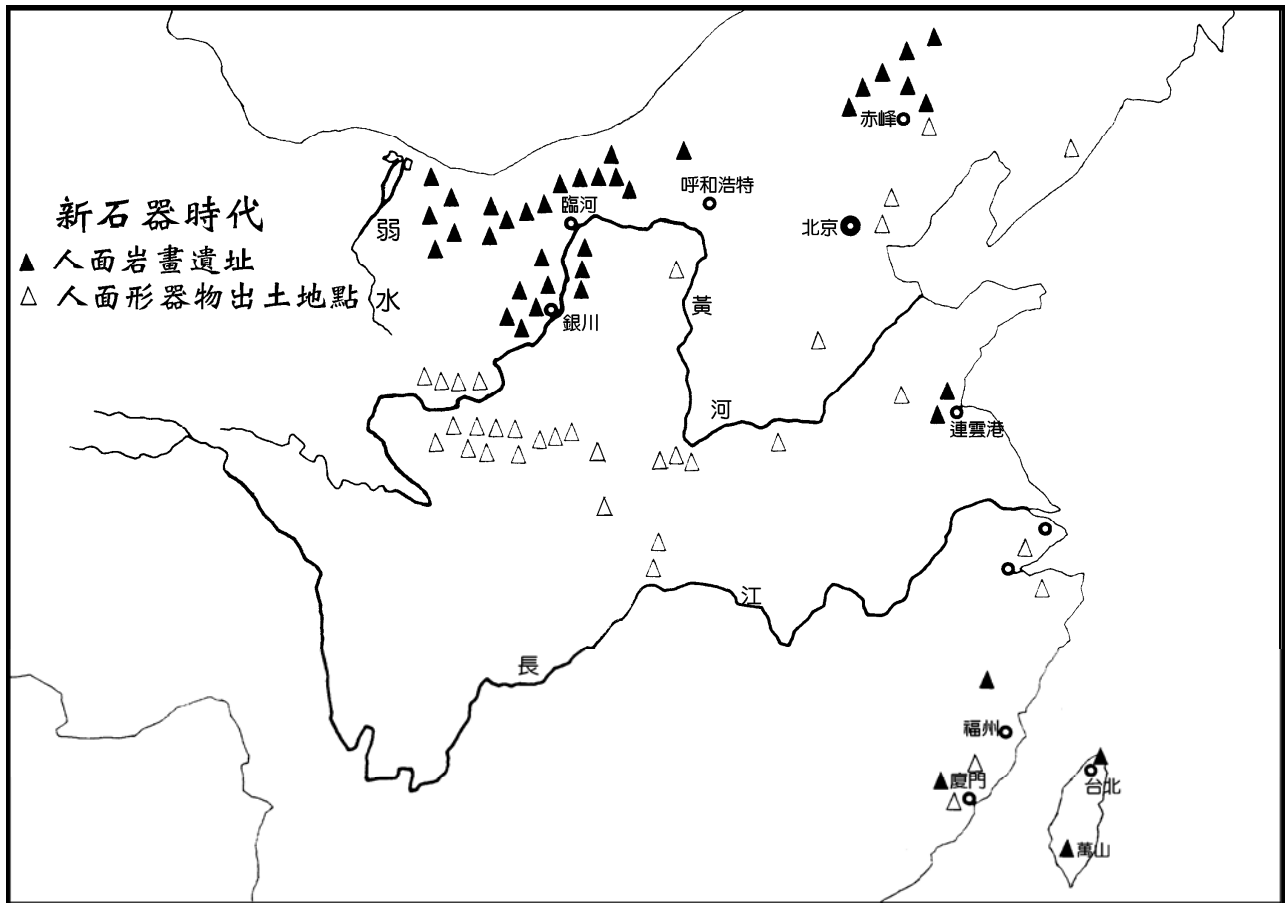
第三節 中國古代人面岩畫

據目前的考察發現，中國人面形岩畫主要出現在三條分佈帶上：

一、北分佈帶：中國岩畫最集中的一條人面形圖像分佈帶，是位於內蒙古高原南部與華北平原、黃河河套平原北部交界處一線的北分佈帶，北部草原與平原交界處，總長達 1,590 公里，其間分佈的人面形岩畫遺跡，至少有二十個以上，其地貌大致是高原向平原過渡的高山與丘陵狀，往往溝壑縱橫，地表起伏落差很大。圖像符式明顯地顯出由東朝西演化發展的痕跡。

二、東分佈帶：東部沿海地區呈帶狀延展，由南北方向發展，北起內蒙古東部的克什克騰旗，南至閩南華安與台灣萬山，總長約在 2,100 公里。東部的這條分佈帶岩畫出現的跳越性跨度更大，到目前只發現有四個岩畫遺存地。

三、中分佈帶：被認為是北部東西向分佈帶的南向分岔，南北向的中部分佈帶，從內蒙古臨河地區北部的陰山南麓，寧夏境內溯黃河而南下，直達寧夏的賀蘭山最南端，南北距離約 450 公里。



新石器時代人面形器與人面岩畫分佈圖(《中國史前神格人面岩畫》1992年宋耀良著)。

對中國岩畫的研究，發現了中國人面岩畫的分佈規律和文化意義有：

- 一、各人面岩畫遺址所體現出的同一性。
- 二、人面岩畫在中國境內構成總長達四千公里的三條大分佈帶。
- 三、論證了散佈在各分佈帶上的中國人面岩畫係一種同源文化傳播所致，並大致勾畫出了傳播的方向、傳播的過程、傳播的階段以及傳播源頭。
- 四、論證了中國人面岩畫是中國上古文化的源頭之一。

從總體觀察，圖像分佈得很有規律，不是散點狀，而基本在東西水平和南北垂直的地域帶中，以持續不斷的線性的方式，大跨度跳躍出現。圖像基本一致，在各分佈點上又自有特點，能明顯地看出前後承繼性流變與演化的痕跡。岩畫的分布，在最南端的台灣「萬山人面岩畫」距離最遠的西北沙漠的「賀蘭山人面岩畫」約有四千公里，同源文化傳播的時間差恐怕也有千年之久，但符式系統內涵存在著嚴格的同一性。同岩畫所處的地理環境位置、伴生符號以及功能意義同樣是一致的。

第四節 同心圓的岩畫

中國人面岩畫遺存處，都有同心圓。它的分佈，甚至比太陽形岩畫還要普遍。同太陽形岩畫一樣，在中國其他系統的岩畫區中也時有同心圓圖形出現，如內蒙古烏蘭察布草原上的動物馬蹄岩畫中間夾有同心圓，新疆阿爾泰地區洞穴岩畫中，也有此類精美的圖形。

同心圓這一符式的功能意義特別複雜，對它的解析，似乎有三個思考方向。首先，有可能是太陽的一種變體，即簡化了的一種太陽。因為岩畫中太陽圖形的圓體，相當多是以同心圓體顯現的。而岩畫中太陽的這一畫法，現在看，又有深厚的考古文化的基礎。其次可以理解為生殖崇拜的符號圖。第三個思考方向是理解其為宇宙天體的象徵性圖符。

中國歷來認為天的概括與抽象性符號是圓，而地則是方，所謂「天圓地方」。甲骨文中的天字，常在人的頭上頂著一個圓圈或圓點，使人推想商代已有天圓之說。而岩畫中大量出現圓與同心圓，它又與太陽與作為神祇的人面形岩畫同處，有理由認為，它是一種關於天的觀念示意，是表明太陽與人面這類圖像與天同處的標誌。

關於同心圓的這三個思考方向都有價值，但細作比較，似乎是第三種推測依據更充份些。因為岩畫中太陽總是與同心圓同處，再把後者理解太陽，不合邏輯；另外單單地看，同心圓可以是一種生殖符號，但處在人面岩畫系統中，似乎不能作如此認識，因為同心圓象徵著宇宙天體的圖符較適宜。

第五節 台灣古代的南部岩畫

中國的岩畫，在台灣的气候潮濕，顏料容易消失，古代岩石彩繪部分幾乎無法留存至今，故僅有所謂「岩畫」。「萬山岩畫」位於台灣高雄縣茂林鄉，舊萬山部落偏遠山區內。共發現三處岩畫遺址：「古巴查兒」、「周布里力」和「莎娜奇勒峨」，位於濁口溪上游，在萬山舊村社東北方的萬頭蘭山頂不遠的原始森林中，海拔有一四七五公尺，距離茂林有九十公里之遠，隔著一條「萬山溪」相對，相距約十公里，人跡罕至。如果想要看看它的廬山真面目，必須具備攀登垂直峭壁的能耐，以及翻山越嶺的腳力才能到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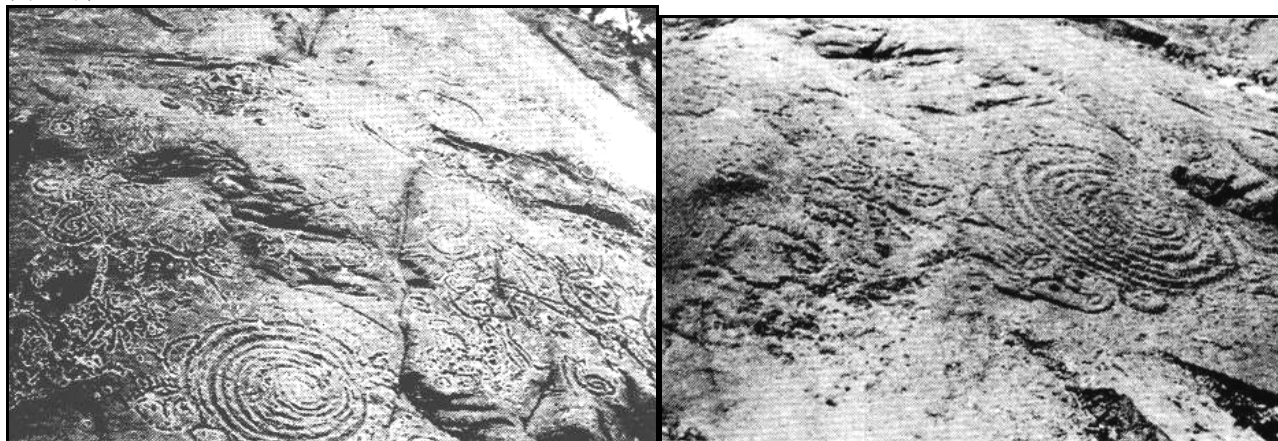
茂林鄉是高雄縣內三個山地鄉之一，富有山地原始風味，轄茂林、萬山、多納三村，居民多為魯凱族和少數布農族。多年來，經許多專家學者對「萬山岩畫」的探勘研究，仍無法揭曉它來源的謎底，耐人尋味。

民國六十一年，當時是屏東師專教授高業榮研究魯凱族山地文化時，在高雄縣茂林鄉的楠濃溪上、舊萬山部落深山裡，發現兩處岩畫，分別為：「古巴查兒」和「周布里力」。「古巴查兒」岩畫處在密林中的岩石坡地上，是一塊高七公尺的小丘，最長的石塊有十五公尺，總面積約七十平方公尺，石壁上刻滿圖案，主要圖像是人面形、全身人像、同心圓、圓渦紋、對稱倒掛式的曲線紋、蛇紋、曲線、凹坑，以及線條交纏、無法辨清的刻劃線條與小圓凹點，是三處岩畫遺址中圖像最為豐富的一處。「古巴查兒」的意思是「萬山神石」。「周布里力」則

與「古巴查兒」相對，其岩畫主要是二十七、八個腳掌印，呈帶狀自左而右分佈，其間夾雜一些小圓凹點和一個凹坑。這二處岩畫附近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氣氛陰森。

民國七十三年，高業榮教授偕同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劉益昌，入山做「古巴查兒」和「周布里力」的補充調查，另在萬頭蘭山西北，海拔約九百公尺的地方，又發現另一座岩畫，名為「莎娜奇勒哦」。「莎娜奇勒哦」是一種片狀沙岩，有兩塊並列，一大一小，成母子形狀，面積約八坪大。「莎娜奇勒哦」岩畫除了頂端有三處琢出的凹坑外，有十餘條蜿蜒延伸的曲線，另外少數三角紋、方格紋，以及散佈在各處的無數小圓凹點、凹溝線條構成的抽象圖案，有一些呈星狀排列。這和「古巴查兒」的重圓花紋；「周布里力」的腳印花紋，都不相同。

這三座土著岩畫分佈於不同高度的河階段緩丘坡面上，岩畫載體凸出於地表，其壁上的圖形花紋，各有不同的主題和寄意，和萬山魯凱族的傳統木雕看不出有關聯性。因此，據他們研判，該三處岩畫並非萬山族人所有。由於岩畫在台灣相當罕見，而且在東南亞和西方國家也沒有完整的石壁雕刻資料可供比較研究，因而，這三處岩畫的發現成為國家重要的文化財。民國七十八年，內政部派員實地勘查六天後，認為在考古學上很有研究價值，列入三級古蹟保護。



萬山古巴查兒岩畫（高業榮攝）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長榮大學教授高業榮在高雄縣茂林鄉的萬頭蘭山區，又找到了一塊具高度文化藝術價值的史前遺跡—史前岩畫。這座岩畫高約三公尺四十公分，寬度十米餘，可辨識的圖案有琢坑、重圓文、曲折文、方格文、類蛇文、變形的人面和人像等；他依循前例，以發現處萬頭蘭山溪谷的魯凱語「大軌拉烏」命名，稱之為大軌拉烏岩畫。大軌拉烏岩畫距離其他三座岩畫不遠，但由於位居平均每天日照不到三小時的峽谷內，加上所在的河階地狹小，且森林茂密，人煙罕至，因此很難被發現。

關於這四處岩畫，是珍貴的史前遺跡，具高度的文化藝術價值。創作的年代至今成謎，該處岩畫的發現者高業榮認為，這岩畫藝術的存在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說法應當可以成立，這是最保守的估計。這一年代的認定是依據生活在該地古老民族魯凱族遷移年代而推測的。根據已有資料顯示魯凱族遷入台灣最早應在公元一世紀之後，最遲則在公元九世紀前後，以

下限計，距今至少有一千多年。但是高業榮認為「在魯凱族祖先，居萬頭蘭山附近之前，岩畫藝術或許早就存在了」。如此岩畫年代則將大大推前。

不過有一些傳說，有人認為是以前部落遷移時留下族中的圖騰，或是貴族雕下來的遺址；還有一些外星人迷，認為這是描述外星人的雕刻。雖然到現在，人類學家尚未考據出這些岩畫出自何種部落之手，但根據他們初步探勘推測，萬山岩畫的年代應早於西元元年，應該屬於更早時期原住民的手法。

萬山岩畫的製作技法，以敲鑿為主，少量的在敲鑿後有磨刻。高業榮認為，岩畫琢製法的特徵，是不論凹點或凹條的邊緣，都呈現不規則的狀態。線條底部不但異常粗糙，並且佈滿許多凹點，這可能暗示琢製線條的過程，是採取連接點而成線。這就是敲鑿法，以敲鑿的點連成線，勾勒出圖像。部分岩畫在敲鑿後，用石器作了磨研，有一幅十一個同心圓就是如此。另在「莎娜奇勒峨」岩畫中，還有幾個三角形，是採用了刀刻法，刻線細而直。雖然岩畫的內容各有側重，不完全一致，可以想見是三個不同部落或人群所製。

但從雕刻的工具與技術來看，顯示出他們具有共同的文化內涵與特徵。

台灣萬山的岩畫是中國的岩畫中最壯麗至聖的圓像，不僅數量眾多，其製作之精湛，亦是中國如此眾多岩畫中首屈一指的。在「莎娜奇勒峨」的山石上，最精美的一個同心圓竟重重疊疊套著十一個圓。其細密而又規則的圓線，使那圖像顯得格外的神秘而又深邃。其左側又鑄有一大一小的兩個人面圖像，與圓相切，表明著同心圓與人面像之間的深刻聯繫。人面的一個頭上有飾以芒刺狀短線，與北中國岩畫系統中的人面形岩畫結構完全一致。在「莎娜奇勒峨」岩畫中，同心圓似乎也不再處在伴生符號的地位，而獲得獨立主體式的表現。

高業榮在總結台灣萬山四處岩畫遺址的相同點時，歸納了三點：

一、岩畫都座落在接近水源，倚靠在絕壁的平緩坡地上，是一群人或一個部落共營生活的理想環境。

二、岩畫的製作方法以琢製法為主，有極多凹點和二個到八個凹坑散佈著。

三、岩畫的本身都具備雄偉、神秘的外型，是視覺最佳的集中點，適合宗教儀式或集會的場所。

高業榮所歸納的這些特徵，與中國人面岩畫三個分佈帶各個遺跡的狀況相似。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面岩畫遺存地當初都鑄在水源邊，即使現在西北之地如此缺雨少水，幾乎成不毛之



大軌拉烏岩畫的圖像與線條都相當清晰。高業榮攝

地，但仍有百份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面岩畫遺址，現在仍有流水經過。如此相比較，不僅表明著東西南北中的人面岩畫都具有共同的文化宗教觀念，而且是同一文化傳播所致。

第六節 台灣古代的北部岩畫

一九九九年八月台灣原住民聯盟林勝義等人，在貢寮鄉福隆村隆隆山和大牛埔山的雪山稜線附近發現「巨石文化遺址」。山上佈滿許多有類似牛、狗及人像等各式造型的巨石和古浮雕文石碑，巨石較大者約有二、三立方公尺，也有切割整齊堆砌而成的金字塔造型和圍成數公里長方陣的石圍籬，並發現數處人工挖掘的地洞。其中從「陰石」、「陽石」二巨石上出現的陽圖和陰圖的特殊造型，可以推測出當時宗教信仰及相關文明。

這兩個陽圖和陰圖的岩畫相距約五十公尺，在隆隆山雪山稜線同一邊，同一高程並列。陽石呈豎立狀，高有 273 公分，頭部隱約有人面形貌，類似四川三星堆青銅人頭像。其下部



陽石（左）及其同心圓（右上）和陰石同心圓（右下）。



陰石



古浮雕文石碑

中間有一圈很精緻的正圓形雕刻圖，外徑有 18.5 公分，內徑有 10.5 公分，刻痕深達 3 公分，以狀似男性的生殖器，解讀為陽圖，代表天。另一巨大陰石呈橫躺狀，外表生有白色菌類，呈特殊的乳白色，非常醒目。其長寬高各約有 4、2、2 公尺，在陰石左下角有一個很細膩的半球形凹狀雕刻圖，直徑約有二十一公分，深度約有十六公分，以狀似女性的生殖器，解讀為陰圖，代表地。

由於這兩個石雕在這兩個巨石上除了陽圖和陰圖外並無其他圖騰，可以理解為古時神聖

之圖騰，應當就是古人祭拜天地之處。此陰、陽「圖騰」和萬山的同心圓岩畫，將是台灣上古文明南、北的重要遺跡。如果相關單位繼續考古，可能會有更大的發現。這批古遺跡可印證當時原住民的文明，也可說明當時已有宗教信仰及鐵器等運用。從巨石造型上可說明當時是以農業為主的生活形態。這批古遺跡業經政府邀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黃士強教授親赴現場鑑定，他認為是國家重要的文化財產。

在台北七星山金字塔遺址也發現一處人面岩畫，因為這個古文明遺址有許多巨石文明的遺跡，包括金字塔、靈寢、龜石、龜紋圖、祭獸壇、人形巨石等(詳閱第十三章第二節台北七星山發現的金字塔)，以及人工地洞，可以確定七星山的這個人面岩畫毫無疑問的可以確認是史前文物之一。

第七節 人面岩畫可能從台灣出發經連雲港傳播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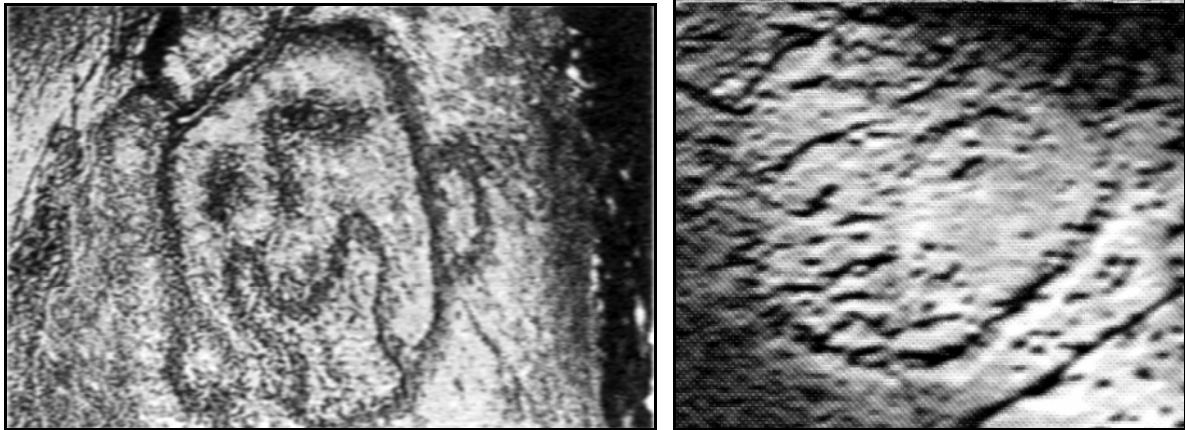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在江蘇北部的連雲港將軍崖發現岩畫，當地的神話學者就認為岩畫當是少昊氏部落所為；神話中的少昊既是東方大神又是西方大神。既然連雲港將軍崖的人面岩畫可能是少昊氏所為，作為人面岩畫的主流，從連雲港地區向北，再向西傳播，頑強地跋涉約三千公里，傳播到全黃河河道及上游的西方拐彎之處，然後溯黃河南下，在接近黃土高原的地段，突然消失。可知人面岩畫是由東進西遷移或傳播而分佈的遺存物。

在人面岩畫內容上，連雲港的岩畫有明顯的祭日含意。祭日未必與海有關。然而，中國上古卻有濱海祭日的習俗，神話與典籍中有記載，也許這方面與海洋有關。根據《中國史前神格人面岩畫》作者、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宋耀民教授的看法，人面岩畫的文化由東向西，即由東海之濱向黃河上游傳播，也能夠獲得考古學上的佐證。連雲港將軍崖岩畫的位置，在新石器時代屬大汶口文化範圍，其後又屬山東龍山文化區域。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地帶是泰山周圍地區，河南及江蘇、淮北一帶。年代約在公元前四三〇〇年到二五〇〇年前之間。在距今四千年左右，大汶口文化直接演化成了山東龍山文化。在龍山文化的影響下，文化西移到達甘肅形成了齊家文化。帶有龍山文化特徵的齊家文化，向西傳播得更遠，到達青海西寧以西，向北到達寧夏南部的固原海家灣等地。他認為「考古學以翔實和可信的資料，證明了東部沿海史前太平洋原始文化，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向西遠播的史實。在如此基礎上理解人面岩畫由東向西的發展，便就不曾感到突兀了。」(註)

二〇〇一年六月，日本考古學家宣佈，前一年在北海道南茅部町一處墓丘中發現一具人類骨骸，其四周並放置六件外塗紅漆物品，包括手鐲與髮飾以及項鍊等，推測應為陪葬品。經送往美國以碳同位素年代鑑定之後，發現居然有九千年之久，比最古老的漆器還早了二千年，可能是全球最古老的漆器。過去考古學家認為最早漆器來自中國國長江下游，年代距今可達七千年，這項發現可能使此一認定為之改觀。根據碳測定結果顯示，南茅部町漆器的年代可以追溯至起源於一萬二千年前，即第四冰河期結束。由此可知上古時代中國的文化，有

些是來自海外的史前太平洋原始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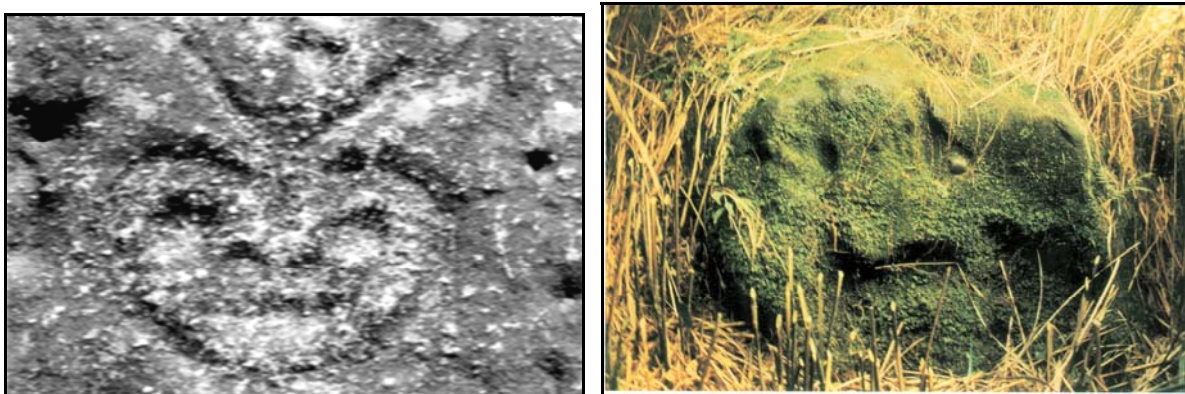
若我們同樣以中國東部沿海史前太平洋原始文化為人面岩畫的文化源頭，則必須考慮史前太平洋原始文化是從何處而來？環太平洋地區的上古時代，唯有台灣有太平洋原始文化。另由人面岩畫的研究所得，儘管最南方的台灣萬山人面岩畫與距離中國最遠的西北部沙漠中賀蘭山人面岩畫相距約四千公里，人面岩畫所處的地理環境位置、伴生符號以及功能意義，同樣是嚴格的同一性，即岩畫系統相同，文化傳承應該也相同。並且台北七星山與連雲港人面岩畫系統也相似。



賀蘭山賀蘭口(左)與萬山古巴查兒(右)人面岩畫系統相似。



賀蘭山賀蘭口(左)與萬山古巴查兒(右)同心圓系統相同。



連雲港(左)與台北七星山(右)人面岩畫系統相似。

近代學者已得到人類單一起源於非洲的佐證，約十萬年前遠離非洲，六萬年前到達東亞，然後由於冰河期的嚴寒減弱，人類才開始向北逐漸遷移，到達華北，因此，我們必須知道中國的祖先是從南向北遷移的，但是，中國的文化以漢民族的中原為重心，以前是以此為單一文化，由華北的中原向南傳播到各地區。近年來，在四川盆地的文化遺址相繼發現，例如成都寶墩文化(包括三星堆文化)有四千至四千五百年的歷史，估計在四川有約五千年的文物可以媲美漢族文化，因此近年來中國已不再標榜中國的文化是各族融合的一元「大中華民族文化」，而以多數族群的「多元文化」來取代。

由中國古代多元文化的確立，現在人面岩畫和同心圓的研究，考古學以翔實和可信的資料，證明了東部沿海史前太平洋原始文化，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向西遠播的史實。我們不排除在冰河期結束後，台灣先民不但向南方遷徙，成為南島語族的起源地，而且以史前太平洋原始文化向北方的連雲港輸出文化，包括人面岩畫，傳遍整個中國大陸，造成中國古代多元文化的可能性。

上述這些重要資訊當然可以說明中國人面岩畫的來處。在《書經禹貢》揚州之項有：「厥貢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於江海，達於淮泗。」顯示四千二百年前，在台灣的所謂「島夷」民族有航行到達東海、長江、淮河、泗水的紀錄。可知上古時代，在台灣的先民早已到達東海沿岸，包括現在的連雲港，可能將人面岩畫的文化從台灣出發經連雲港傳播全中國。

註：宋耀良著，《中國史前神格人面岩畫》，書華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